

戒菴老人漫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八

江陰李調

凡荒歲民艱莫不以賑濟遏糴為急務不知此事非賢父母實心舉行量時度勢將有不足以活民而反有速民之斃者余觀楓山章公論賑濟遏糴二書深有補於咨諭者之聽也錄之與許知縣完責昨承來教詢及賑濟事宜此君子學道愛人之要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荒政其功德

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討得幾本青綾冊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况區區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之勤然盛意不可以虛辱也姑就來教所及并區區舊日所親歷者畧陳一二以備高明之采擇焉一來教謂每圖貧戶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令何人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為其取錢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黃冊圖眼將該圖里老親自審問假

如某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事為業其
有田產而富實者不必言矣或無田產而能
商賈工匠僧道鑿卜諸伎藝之業者皆可自
給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為真
貧所宜賑濟其或戶有田糧而為他人所詭
寄或同戶各房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伎
藝營生者亦為貧民亦宜賑濟此等事若非
為政者先之勞之而付之手下之人則有無
端賣弄作弊不惟無益而反有害矣一來教

謂書記號簿填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長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令里長叫來驗其人物飢瘦衣服藍縷者親自給散為無弊也一來教欲令里長排定資次責其彼此相識以防詐冒不若就依圖眼資次面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縣分作五目亦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不妨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于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一區區昔年在福

建分巡至浦城適遇賑濟人紛紛來告不公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冊開報之人俱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招集四方無賴之徒來彼間治鐵冶每一爐多至五七百人閏支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閏支忿其不平爭告前來區區謂彼既不曾附籍在本縣當差如何該支賑濟即將各坊長問罪追還冒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冊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面帶酒容

亦不類乎飢民不該賑濟退此二種之人次
日方有十分飢窮之人來告却與賑濟其數
亦不甚多其知縣亦是通士方自愧其所為
之未善也以此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可不親
自審察矣一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值飢
荒米價極貴本府倉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
告求賑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士群然告缺
月糧而查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
青黃不接分守裴叅議無可處置避而去之

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飢荒
難以追米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
支銀三錢與汝則可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
各慶有米糶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樂從
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粟可糶別無可
為汝今徵糧上官每米一石該銀一兩二錢
於法不該宥免我與諭減價止納六錢上官
其餘六錢就與作賑濟民皆懽然曰得如此
過于賑濟矣其有声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

支布政司銀兩以賑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
激變矣今本縣科派烟董又有散鈔散鹽等
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飢民該用賑濟稻
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糶賣以代貧民
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完
而免於豪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
濟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又書云今年
荒旱積年所無甚為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
當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核

看早為處置以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
外郡來此販糴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
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非朝廷之法
一言之失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
米船來往者盡行搶奪搶奪不已將成大盜
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甚始小民訛言
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
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
訴理來此追捕縣中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

得牛邑人災者亦所不免又況今官府催併
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糴糴銀兩何從而出此
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乞早除遏糴
之命及嚴行捨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
日為政之急務也某居林下本不敢干預官
府之政但以執事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懼
隱憂不敢不以直告惟執事察焉

江陰侯孫名鐵舍者腹大善啖平生未嘗自見
其足永樂間至京乞恩

太宗命光祿寺茶飯計食六十斤。謝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挾之。因不得襲簾。後家不給食。饅頭又食。憼旅俱成籬以充飢。

此等入直如大秋耳

劉應幾古今詩統記宋進士張居中題李林甫詩曰：當時淫侈信奸回。誰料韓休荐相材。偃月堂中猖鬼散。水晶屏上美人來。其下注云：初韓休荐林甫有相材。林甫當國。凡除拜必用猖鬼敗亡日。欲其不終吉。國忠作相在家。有水晶屏上美人影。敗之日。美人不來。按屏

上美人影本非吉祥。一書記屏上美人見而國忠敗與此不同。

絲竹筦絃。右軍承襲漢張禹傳中語。禹傳曰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四字實二物。東都賦亦有絲竹筦絃字。賦曰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鎗管絃燁煜。抗五聲極六律。天朗氣清人多指此句。非春景不知潘安仁閒居賦中有熙春寒徂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語。張平子歸田賦中有仲春令。

月時和氣清謐。滕王閣序落霞二句，子安之
襲庾信馬射賦落花與差，蓋齊飛楊柳共青
旗一色。陳子昂有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興
孤烟共色新交與舊識俱憇林壑共烟霞對
賞同時駱賓王亦有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
共雨聲相亂。子安自爲山亭記，又有長江與
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而古今獨賞落
霞句，蓋有幸不幸也。葛常之韻語陽秋云蘭亭記當其群賢畢集游目騁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之語議者以此答義之

未達也此在十九卷中而前第五卷第一條云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攷也今觀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義之序乃以為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及謝安一時之語而或以爲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義之詩爾其五言詩曰仰視碧天際俯瞰流水濱寥闊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前已有空見而後復云不知何故愈文豹吹劍錄云滕王閣序李賦景物序游宴耳而自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至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凡三十來句無非怨嗟蓋勒以殺官奴除名父福時坐貶交趾令勃往省侍道出鍾陵適遇開宴因以洩其忿及去度海溺死此文其識欵

前輩云地氣高寒便不生物和暖便生物故氣

嚴凝便有一般清高氣象固亦自好終是肅殺人常存得溫和憫惻之意便自然可愛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風俗不淳儉則財用無豈足禮義廉恥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此省心銓要中語

書曰土爰稼穡中庸曰地道敏樹土地本生物以養人非犁鋤不植故為田為圃者啟闢之

餘深不及尺猶皮膚疥癬耳民用無窮其動
亦無窮或墉焉而使之隆井焉而使之淵塗
焉而使之堦惡可免哉今人之有疾患卜者
輒曰其家動土土神為祟乃召師巫烹鴨以
為牲粉米以為果設供焚楮以禳之名曰謝
土若夫深山窮谷日砍其材木是擢土之毛
髮也日陶其甓瓦是灼土之肌膚也日鑿其
煤與礦是剝土之肉也日打其石是剝土之
骨也曾不聞有禳祟之說假欲為之日亦不

足矣是何土之切切於其爬搔擿抉之微而忘其錐鉗鉛伐之大者哉詩不云乎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習俗之難悟也甚矣夫

湖州飛英寺塔中空復有一塔甚奇巧

余嘗以諺語順天而行隨時而過逢塲作戲見

景生情四句爲養身法塵世如海人心如淵

往事如夢前程如濤四句爲寃胃方揭之座

隅偶閱野客叢書其採綴經史詩文中諺語

凡四則余擇其足爲勸戒者裒載于此獸惡

其網民惡其上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徒善如
蠶徒惡如崩狐囊蒙章一國三凶家有千金
坐不垂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一日縱敵數
世之患欲人勿糲莫若勿爲一朝不朝其間
受刀當出不出間不容髮當斷不斷反受其
亂一人在朝百人緩帶一日不書百事荒蕪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仰
頭如新傾蓋如故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千人
所指無病自死怒其室作色其父官無中人

不如歸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相
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雖有親父安知其不
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生男如狼惟
恐其厄生女如鼠惟恐其處彀弩射而薄命
先死近市無價巧詐寧拙十指有長短痛惜
皆相似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
教婦初來生為人所咀嚼死為人所憚快舉
頭三尺有神耶龍生龍鳳生鳳對牛彈琴作
死馬醫不在被中眠安知終無邊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讓一寸。饑一尺。讓禮一寸。得禮一
尺。三世仕宦方解着衣喫飯。三世長者知被
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一難死。一鶴鳴亡。一姬
復。一姬詩句如抵。想為僧。僧不。為僧得了。
盡輸僧。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
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舉世盡
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世間多少能言
客。誰是無愁行睡人。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
人間無事人。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

何如萬般無染耳邊風皆杜荀鶴所作白居
易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今宵有酒今
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能消造化幾多力不
受陽和一點塵只知事逐眼前却不覺老從
頭上來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明年更
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依皆羅隱所作又
世亂奴欺主年哀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
不知心亦杜荀鶴詩未飲心先醉不在接杯

酒陶淵明句也。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朱
湾句也。逢人只可少說話。賣術不須多要錢。
劉改之句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
句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恤。裴說句也。但
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句也。事向無心
得。章碣句也。忍是敵灾星。司空圖句也。在家
貧亦好。戎昱句也。日出事還生。武元衡句也。
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鄴句也。但存方
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句也。余觀宋諺若

邵康節擊壤集陸放翁渭南集用俗語成句
甚警策者又不可勝錄矣

硯宜常洗不洗則滯墨滯墨則損筆

臘梅葉擦圖書石甚光滑青葉尤勝枯者

中滿腹脹鎮江張天民醫官傳方云食黃鼠卽
甚效

世宗纂脩祀儀成典勅一道舊借觀于司成水
南張公家曾照式謄之偶失去越幾稔矣偶
復得之謹錄于此 皇帝勅諭纂修等官

朕惟祭祀國之大事矧今

郊祀已遵

復我

皇祖初制其中事宜不可無記無

以垂之将来今大工告竣 祀期在邇茲克

降勅特命知建造事總督工程官鄉勛同知

建造事督視規制官卿時監視巡察工程官

卿鋐為監脩官知建造事總督工程官卿璁

為總裁官內閣輔臣大學士卿萼卿鑾為副

總裁官首倡正議監視巡察工程官吏科都

給事中夏言陞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吏科

都給事中不妨照舊掌科事及中允廖道南
編修張袞徐階程文德為纂脩官卿勑及卿
璁等宜各殚忠益精思力究遵照朕諭卿璁
凡例條目纂輯成書名曰 祀儀成典務要
明白正大以稱朕法 祖敬 天禮

神至意于以爲萬世法程守而勿替者斯爲
卿等竭忠致力之道凡勅中未載應行并朕
前諭卿璁條目逐一開具奏請區處卿等其
欽哉欽哉如勅奉行 嘉靖勅命九年十月十五

日

佳茗比佳人，未經人道。惟東坡有詩曰：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比花用羨丈夫者，如蓮花似六郎。接語之類全篇絕少。黃山谷咏酴醿詩曰：肌膚冰雪薰沉水，百草千花莫比方。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風流徹骨成春酒，夢寐

宜人入枕囊輸與能詩王主簿瑤臺影裏擾

胡牀興東城同一格調然李商隱已有謝郎

衣袖初翻雪荀令薰爐更換香不免經人道

過黃東菴云從來佳茗似佳人恰與若把西湖比西子是天生之對

廣宗撤舉人大經月影辨月中之影古今傳記

皆有桂樹蟾兔之說蓋以其形迹之近似而

擬言之耳其怪誕妄繆固不足信若夫先儒

山河影地影之說雖頗近理要亦非至當之

論也蓋山河載之大地山河所在則地之所

在固非脫然而形影也今乃舍地而獨歸影於山河不亦偏乎則地影之說舉山河而盡之猶為彼善于此然以愚觀之則其非地影者有三蓋先儒謂月借光於日信矣然既曰日入於地光自四旁射出為大地所礙故光照不遠而有是影則近上下皆前後月魄盡行在天去日不遠固無所礙矣而亦有是迹何耶此其非地影者一也又地在天中隕然一大塊則其影之在月惟黯然一痕可也何

至紛紛破碎而為桂為蟾為兔之狀乎若曰
黑者地而白者水則水之下固有地也乃能
透地而漾光乎况天不滿東西皆水而白者
宜居其半矣胡乃黑白紛錯交遍而又若有
遠近濃淡之分者耶此其非地影者二也又
曰行于天或正或側當其體盈之候固真定
其弦之所向矣自其虧候而觀之宜其影也
隨時轉移顛倒不常也今其痕迹乃悉隨月
體定向不易又何耶此其非地影者三也然

則其為何影乎曰日火之精也火之體則極清月水之精也水之體則稍濁月中之影其渣滓之凝結者乎此千古不決之疑愚雖未敢以爲必然然較之地影之說或尤近理也故詳辨之以俟知者擇焉陸文裕公深讀而善之又從而博辨曰道體之全三有神有化有物日月者水火之精也水火者陰陽之粗跡也水內涵火內暗月中必有影日中亦然所謂渣滓之未盡者故日月不離于物也懷

慶婁知縣樞謂二公之論未甚明白蓋月中
有月影猶天上有天河也列子曰天積氣中
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知積氣中
有光耀則知光耀中有積氣矣

楊五川南宮集中有月華硯銘引載金印古硯
事曰昔景泰中吾東溪府君守安有二農夫
偶耕于野得埋金焉詣州請平試問其狀曰
始吾運鉏于田覺鏗然有聲者三視之得一
石蓋去石而金見命洗土視之則古金印也

其文為壽亭侯印又命取石至則硯也府君乃歸其印於朝取其硯而償若直焉硯之在于家餘六十載正德己卯孟秋十有二日記所謂東溪府君者即通紀諸書所載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當時以其上千司馬書成爲安州知州者是也

楸葉膏湏依法製之葛常之云汝州楸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於後圃後政思其人建鄭公堂於楸林之下宣和間先人知

州日聽政燕客俱在焉一日庶訪使周詢來
訪因云立秋日太陽未升採其葉熬為膏傳
瘡癆立愈謂之楸葉膏抵晚憲使王偉來訪
因道詢語偉曰有人患癰背腸胃可窺百方
不差者一醫者教用楸葉膏傳其外又用雲
母膏作小丸服盡四兩止不累日雲母透出
膚外與楸葉膏相着瘡遂差功亦竒矣余欲
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

中山狼傳馬左都中錫撰刺李空同惇德康對

山脫劉瑾之害耳刻者雜之唐宋稗官諸傳之列讀者豈能了其意之所屬哉

近時張江陵事議論紛紜田野老農豈識廟堂事偶見坊刻有翰林于慎行上月林丘少司寇裨書其言似公可為他年作一案也行謹啟老伯榮差尚未獲面臺駕嚴裝啟行有同恐衆中進見不盡欲言老伯此行出自聖上簡任事體重大恐有難處行在里子之末不揣輕微有所陳于左右以備采擇惟老伯

垂聽焉。生濫竽詞林閣有年歲。江陵始末。皆所目覩。其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與其陰褐深机結怨于上下者。皆頗能窺其大槩。而未易更僕數也。當其柄政之時。舉朝爭誦其功。而不敢言其過。至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舉其功。皆非其情實矣。而連日達中士夫。見其處分過當。亦庶有惜之者。至于九卿一疏。切中机宜。關係國體。又莫不傳誦欣服。以為義舉。然主上憤結之日久矣。又

有積怨于海內一欲有所出之其是非功過
卒難別白且方此其時論亦未定也惟是籍
沒一事責在使者竊有深慮敢為老伯陳之
今上之所為籍江陵者一則恨馮璫之厚
藏而欲求當于外一則考某某之故事而欲
合符于前故致在必行而不恤也夫使江陵
之家誠如二氏即籍而正法不已晚耶然以
事理度之竊知其不然甚也何以實之夫馮
璫所取者皆中貴之積也內中大小監局號

為二十四衙門以及門廠庫藏執掃除之後
者何止千萬每有一缺即納金于保大者以
萬計其次數千小乃數百予者不以為賄以
為例也受者不以為貪以為例也如輸粟鬻
爵而已江陵安得有是自世廟西苑近臣
積貲鉅萬者不知其數邇年以來其人率多
老死每一人病甚其家輒走告保保即遣其
名下內臣為之護喪侍藥至則扃其堂室逐
其弟姪禁其飲啖坐而待其斂一舉而盡獻

之保矣如此者又何止數十家其所得何可
貲量江陵安得有是此九卿疏中所謂比之
馮保萬分不侔者也乃若某某之事又不同
矣何也某某日以鬻官為事如列肆市門交
手相易萬貨畢萃衆價具陳積蓄不貲固其
宜也江陵則不然其平生顯為名高而陰為
厚寔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
則有賂路人則不敢債帥鉅卿一以當十者
則有賂小吏則不敢得其門而入者則有

外望則不敢此則所入亦有限矣且此老以
蓋世之功自豪固不肯甘為洿鄙而以傳世
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游其所通關竊
借者不過范登馮昕二三鼠輩而其父弟家
居或以其間隙微有網羅如此而已則所入
亦有限矣此九鄉疏中所謂不及爾人十分
之一者也夫以所有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而
其積憤結怨乃十倍於兩人執此而取盈故
甚難也况其席藁二年豫為道地即有所贏

度已流散今直捕空投虛何以稱塞 上命
從而根究株連全楚公私重受其累是某處
之已事也使者胡以處之生行以為臺省公
既本不可少業已寢閣無復及事老伯受命
而往又不宜有言誠遣一使入說同差中貴
置馮璫勿談而以彼此不同之狀向中貴熟
數之使其辭行面奏為上別白冀萬一開
悟責望稍輕庶至彼中易于區處有以報
命也又有所懇江陵太夫人在堂年八十老

矣。累然諸子皆徘徊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一簪不得着身。必至落魄流離。無所棲止。可為酸楚也。望于事寧罪定。國法已彰。恤其孤嫠。存其血食。或為之疏請于上。乞以聚廬之居。或為之私諭有司。恤以立雖之地。使生者不致為巒郤之族。而死者不致為若教之鬼。又惟老伯高誼能行之。悠悠世情。他又何望哉。生行叨塵館局。嘗遇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得遇知己。竊甚愧畏。自屏于田野。

之間僅而獲免然當其得遇之時亦曾與相
知有言以為今日阿附相公之人他時必至
負義今日觸忤相公之人他時必不忘德乃
今坐視其敗而不能吐一言半詞以酬心許
又甚以為恨幸而老伯在事得以進言冀有
萬分之一可以保全其後此區區之公願而
亦使職之光也老伯其垂意焉謹啓向有傳
張敬脩
十三年五月十三日三更時自縊冤書備述
上司欲坐以二百萬家賞之苦語語酸辛蓋
于公之言亦此子久空植行之事也二主於平治
不行也慧

世宗欽明大獄錄事在丁亥九月余邑大理卿
湯公沐以此罷斥後 穆宗御極又因都

御史龐尚鵬疏遂追恤罪斥諸臣前後矛盾
余得項甌東公喬之論曰武定侯郭勲初鎮
兩廣時正謙恭下士御史周公廣以事謫懷
遠驛丞武定托求文厚施于周周堅却之且
有後議勲恨之他日誘其入門重撻二十縉
紳聞之俱不能平也後馬子錄巡按山西有
為白蓮教張寅者善燒鍊武定素善之後聚

黨數千人為地方覺舉使坐以左道惑人之
罪其何說之辭馬子以弘治中謀反脫逃李
福達者即張寅也遂以張寅即李福遠按以
不軌而武定囑書至馬執書并奏武定謀為
不軌各道三法司以周故方卑武定有罪欲
成其獄勲夤緣無所不遼清獻公集卷之二聖上明知其非
不軌也特陞張羅峰掌都察院事陸桂見山
刑部尚書方西樵大理寺卿專為平反此獄
而前此三法司及各道緣此為民去位將及

百真而焉子錄謫戍廣西賓州竟死其地識者謂大獄之成固由武定為張寅伸冤亦因縉紳為周廣報復而周公厲不能見惡人以辟咎則實始作俑者一事之微幾至空人之國嗚唶是豈可獨歸之張羅峰哉可以為戒矣此論在嘉靖壬子以前殆得情者也

何文肅公喬新考元順帝為宋瀛國公之子而著天報宋祖仁厚之意此等議論却不可少教字即是學字古文實同用教學效學俱只是

一箇爻字

王鳳洲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臣傳小斷野史
氏曰廷和之始微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踰
於前後數公則其才勝也正德之政蠹於左
右銅璧之衣若鶼結矣不有震都誰與猶縫
嘉靖之初收歛為累宗社磐石誰之力耶以
道事曷不可則止則冕與紀皆庶幾是二人
者甫得政而棄之若救展視宏何霄壤幾也
宏之初節內勤於權倖而外伸於奸藩不亦

皦皦秋陽哉。為德不終，假辭國者以名為調劑。然再躡再起，保功名於猜世，則亦長者效也。一清有應變之略，而無格心之本。押闔操舍，此將道也。而行之揆地智，彈力竭得死，幸知孚敵，因機遘會，一言拜幅，彊直自遂。人主為屈，斯功罪不亦等哉。二李長者，而時稍負荷。春芳知止，伯仲之間也。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僭上，下逼下，東市之辱夫。豈不幸耶。

嵩沾沾小技，以順為正，內固主寵，而外籠天

下之利即不有孽而寧毋敗也。抑二臣者相
傾若讐敵。夔伯之地化為秦楚。徐高張申之
所繇兆也。階赤舄几几。羔羊素絲。嘉隆之際。
亦何下廷和哉。惟其小用權術。收采物情。識
者不無遺憾焉。雖然。若廷和階者俱救時相
也。拱剛復强忮。幸其早敗。雖小有才。烏足道
哉。居正申商之餘習也。尚能以法刼持天下。
器滿而驕羣少。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
顧。寒暑移易。日月虧盈。沒身之後。名穢家滅。

善乎夫子之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羨。使驕且
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傳乃鳳洲親筆草稿。
有一友館太倉得之。携以借錄于余家孫者。
項甌東私錄載李三洲廣東南海人問伊廣人
食蛇信乎。曰亦有食之者。然有食之全家死
毒者矣。有某學生貟出迎提學。內有十數人。
在明倫堂伺候。忽有一大蛇自梁上墜下。諸
生以為奇。取而烹之。將熟。忽報提學到。諸生
趨出。有犬見鍋中火湧。汁流地下。飲之。諸生

至則犬死竈傍矣即取其肉埋土中數日土上出一大木耳黑而嫩蓋毒氣所燄也張鄖西因言某巡按過山中見木下有大木耳一朵甚嫩好以為天蔬菜也取歸煮食之盡一盤即入卧房明日已時尚未起書吏倒門而入止見骨頭一副其肉盡化為水流滿牀下其毒一至于此因令人掘原山木下得大蛇如桶大燒之三洲又言斬蛇亦有作酒飲之而死者曾見餘姚毛食事旅襯問其僕致死

根因云止因一鄉官在湖廣寄一斬蛇主
因有暗風疾即浸酒飲之半月腦後癰疽遂
至不可救藥嘗聞有三人行路者渴甚入瓜
園市一極大瓜共食之登時俱死瓜主掘其
下得蛇如桶大斬之厯觀數事凡物異常者
決不可輕食又廣東雷州府養濟院癩疾者
數百其便溺多癩蟲雞食之谷應官府者貪
其價賤輒買以供官如此等類孝子仁人不
可不知

正德甲戌南戶部尚書太原張公纘刻宋學士文集成序其後云潛溪前後集文粹出于鄭氏所輯及蜀本衢本外國本皆略而未完近時杭本八帙頗多而為人率妄去取猶未刻也初公存日手定八編凡若干首以細眼方格命子璲繕錄精整首簡猶公手筆其本亦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唐予購得之愛重歲襲行輒與俱茲來總漕于淮因命按本翻錄入刻稍展而大之為若干帙以公之于天下仁

和郎瑛云予嘗見太史宋公濂詩四冊公親書者也大字如指頂小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龍蟠鳳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為杭守張公取去今學士集中之詩不滿二百則知遺落多矣按宋公親筆詩文皆落于張姓之手殆亦一大奇事然文以張顥詩以張晦即一人之詩文而有幸有不幸如此安得更歸于好事者而與文並傳哉

雲間李豫亨云我松張濶山公判溫州時與其

配陸夫人之任夫人故少保完之女也未至
城數十里天色已冥勸甚欲少憇俄見火光
隱隱若人居比至使人瞞之見一老嫗方擁
鑪一小婦方織紝聞叩門聲出迎公誠其下
曰吾上任之辰在明日不可後夫人且息天
明徐來未晚也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
下車進休坐未定嫗顧謂婦曰何不治茗以
獻婦曰諾汲水舉火乃以兩足代薪侍女驚
見大呼時從者百餘人環屋假寢亦群聲大

嗟何者屋宇器什泯然無迹惟存空林而已
夫人之次女即庠友趙吾綠之外母時為予
言甚詳非妄

盧多遜門下士种英蘇冠多遜甚器愛之多遜
既得罪獨此二人徒步送抵海而還英改名

放字明逸蘇改名易簡

縣中陳某家有使女生廣瘡求醫于方上道人
其方只用乾荷葉一味濃煎湯當茶日逐飲
之盡量而止不過六七日即愈知親試驗甚

又一當縣甲首者。曾生廣瘡。傳方上人。方用
麥母子草根搗汁。和好酒同服。即愈。其草湏
取竹中無露水者為上。

倭房公賦沙汰畢。督學一文運兀。倭房出。橫行
一十三府。擾亂天日。科舉終罷。而歲考直抵
丹陽四府。溶溶禍入官墻。起錢神樓。開銅臭
閣。滿載裝。四狼吞鳥啄。且逞威勢。張牙露角。
耽耽焉。逐逐焉。晝涎空渴。真有似乎精魄失
落。驕起風波。暴若祖龍。厥腹虛空。昧若何虹。

目無眸子誰識西東日長沉醉酒色融融修
然羨怒令人慘悽一日之內一人之身而變
詐不齊百金補廩鎮江李孫斗珠入泮無錫
周秦親家隣友為過財人米麥熒熒亂圈點
也枷鎖擾擾假公道也湖流漲膩苞苴行也
批撻橫斜門子醉也雷霆乍驚試案出也人
人駭憂漫不知其所謂也孔方光客雖婢亦
妍十目所視而莫掩焉有不可聞者遺臭萬
年此倭之行藏類市井之行藏不畏天地之

精英故其隔年預托親人渡水涉山訪儒生
之富貧夤緣其間不分玉石真材銷鑠怨氣
遷迤道路聞之莫不嘆惜嗟乎皇上之心
作養人材之心也倭縱貪婪亦當念國家柰
何取財盡錙銖棄士如泥沙使豪傑之士一
朝為失色之庸夫雲錦之章霎時為吞聲之
啞啞案首贓私多於倉廩之粟粒家書包票
等於官店之帛縷德清光棍遍於直隸之城
郭庶子受賂出于公庭之招語使旁觀之人

深可鄙而可怒倭房之心方益驕固謗海
陷徐舉日本烈炬延燒南土嗚呼哉士類者
倭房也可殺也護倭房者何人也亦可殺也
嗟夫使朝廷聽好人則足以拒倭倭不為
督學之人則自秀才士夫以及君誰得而被
禍也科道不能明言而野史言之野史言之
而遠播之是使野史之言而強於國史也
時萬曆十四年房學院寰浙江德清人通賄
事露吳中士子作此以譏之戒菴老人年已

八十餘二殊駭時事之多變漫錄之倘不即
下地他日展卷亦可一扼腕又有濫青衿文
取四書中語依時文體轉合成篇余惡其侮
聖言也擲去不錄

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刊本窓稿有書賈在利
考朋友家往來抄得燈窓下課數十篇每篇
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
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荆川中會元其稿亦是
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中會魁

其三試卷余為慙懪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
東湖書院活字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
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

牛有獨肝者食之殺人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
欲廣毫筋欲橫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
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烏角偏妨
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踈筋難養
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
一年接脊骨一節陰虹屬頸陰虹雙筋自尾

屬頸也。此草木子雜俎篇所載，蓋從寢戚相牛經中節出，而又附益之，以便觀者。

附治六畜諸病方

開楊花八分川烏

草烏

白芷

藜蘆

豬牙皂角各四分

麝香一錢五分黃丹一兩

皂角刺

阿子葵綠豆粉一兩

風化石灰五錢

丹一兩

四箇已上俱為細末用藥時推左肺右先

將右鼻孔吹數十口後吹藥于左鼻

水牛一錢五分

黃牛馬驥一錢二分

豬四分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宿娼酗酒，世之覆轍相尋，而多未悟。豈聖賢之

訓微奧簡約故習而不察耶徃聞侯布政一
元集中有走筆戒弟書反覆曉譬頗饒名論
讀之即登徒子便當回頭恨無藻筆不克為
高陽輩益友會有携莫貢士靈卿所作酬酒
戒示余者兩作固可並傳以砭沉酣惑溺之
膏肓也雖老眼昏花不怯捉筆侯曰夫係蹄
不解猛虎決蹯危疚在前孝子進藥非不痛
於身哲於口也爰有所至情有所不得不然
凡熟諫之道異於責善義方之誨別于忍心

如使畏不祥而曲阿慕怡怡而順非是以一
蹈之痛易其七尺之軀不忍乎介然之苦口
而自詒罔極之恨也豈可謂知類哉充已之
難自昔而稱之柔曼之傾意尤其難者也故
女戎禍水聰明之主以自誤而吳妹越艷智
術之士亦以誤人譬之鬼物之惑人始者必
有以中其意使如膏火相滋不盡不止方李
赤之惑于溷廁也所見無非清都麗宮妖艷
餌芬者欲以區區之辨易其所見豈不難哉

彼死而有不恤而欲陳之以毀譽利害不亦
末乎故苦藥所以已疾也苦言所以去惑也
醫經云疾有不治者二不可藥一不治也可
藥也而不受藥二不治也始之以不受藥終
之以不可藥此忠臣孝子慈父友兄所為流
涕長嘆而呼天也衢塗跬步而楊朱哭之跬
步之失何足哭也然至其千里也則又不及
哭也詩曰何嗟及矣是也曲突徙薪以告焦
雀其信之乎然而有必至之勢其不至乎焦

爛者幸爾吾前所謂啖野葛飲鵝而不死者也古今以來獨一曹公柰何以不賢之軀天地所畀父母所遺試之猛獸毒藥僥倖於萬一乎夫文人無行非謂固然惜其是文而迺是行猶言斯人斯疾云爾古今文人獨一司馬相如哉屈原之忠為詞賦祖賈誼升堂漢之彥也昌黎東坡唐宋名臣人非堯舜誰無小疵然必立行大節不渝斯為君子至如孔孟左國經史之文何嘗不妙絕天壤但不可

以文目之爾假令天壤間不生司馬相如無其詞賦何損於治何傷於藝林哉且相如文傷靡麗故前輩謂其類俳而武帝亦俳畜之此何異奕秋丸僚以一技垂聲者耶昔人謂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區區雖未敢妄意九仞之門至於及肩之墻不願托足嘗思執鞭叔度對嘯孫登相與遊于無言而或叢於不得已則纏纏洋洋為寒餒帛粟疲瘵鍼石即不能然猶欲鳴其心之所藏如春蟲秋蚓宣寫

和氣自得而止無用雕蟲婢極侈靡淫泆如
相如為也今人固無相如即有之吾亦不好
文且如此况其行乎而聞以卓氏事自解此
大謬也且卓氏事相如寧慕其色耶臨邛令
謂相如窮困幸來過我而王孫奇貨可居故
謬為恭敬以相如婿之耳已而果大得其財
為富人馴致以貲為郎顯于漢廷按史記相
如貲郎在未適臨邛之前此書故走筆未考耳則相如本意不在文君甚
明讀史者忽之耳如令相如反効其貲財重

常卑禮以求失身之文君。吾知相如不為也。
若為之，則其家徒四壁者，不將愈甚？轉入溝
中和狗監未薦。天子不聞，獨與失身一婦人。
無用之書數卷，而何適矣？然則彼雖失行，猶
為身訖。今杭州諸公慕之，名實兩失。無相如
之利，而有其累。難以言智矣。位尊家溫者，其
患遲。位下家儉者，其患速。不觀之膏火乎？雖
同于灰燼，而膏之盛者後亡，亦理也。或曰：膏
雖竭，我熊續之燎，雖息，吾能揚之。商賈恃什

一之利士大夫仰奉祿之進而能文善遊者
資朋友之恥此其所為續膏繼明之術也悲
夫吾所為碌碌服賈致身策名杆思竭精者
寧為區區一女子哉武王不斬妲己乎且好
色人之天性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而
詩人如雲之棄縞衣之樂豈其性與人殊哉
誠富貴有羨金餘帛何不自置妖姬深宮自
娛猶未決裂男女之坊解絕廉恥之維求之
縞衣綦巾亦其次也夫巫山之雲朝暮而送

人河畔柳枝如林離亭之位如雨計文君之所當豈一司馬相如哉前袂未分來衿復結是何異蹴珍餌行道之中蒙袂者猶唾之而聰明之士顧甘心焉何也蓋婦人有挾媚道者其術如鬼神使人神眩目昧而不自制漢史往往見之吾意倡優之家其有傳乎不然何顛冥之衆而覺悟者之寡也商賈負貶縉紳之士無知愚小大銖錙而積之胠篋而委之甘心効其力沒首而不悔夫左右戮力治

生以奉其主者奴也。左噬右搏。得狐兔以効
之人者狗也。今倡優挾邪術媚道。奴畜犬豕。
天下之人。坐食其錢財。而惑者猶然不悟。一
旦商者折閱。亡其什一。仕者失官。亡其資財。
始匍匐而無所歸。爾猶曰相如愛文君。豈不
謬哉。吾觀今世文士。類多虛名。昨所觀其人。
歌詩草書圖畫。其品至下。而能溢虛聲者。正
猶下里巴人。一唱而千和也。易世論定之後。
吾不知其人當在相如詞賦之科否也。恐不

能過李赤。李赤詩賦固在。迺能與李白相亂。
而因循失足。為廁中蛆。後世士羞言之。况若
人者乎。夫蜩鳩之翼難以圖高。蜉蝣之衣難
以持久。故附鳳者千仞。附鯤者萬里。彼悠悠
盜名之士。安足榮其咳嗽。而與綢繆應和哉。
相如之事。既其意指不類斯今。又西施之顰。
不可慕効。始效其倩笑者可也。觀今之文士。
非特盜名。乃亦盜利。故辛垣高魯連。以其無
求。鄒忌不信賓客之諛。以其有勢。勢移利盡。

雌黃隨變。吾觀今世。東書相遺。傾肝相示。語
卒未有不涉取求者也。此其交游歸趣大體
可覩矣。不待交解於張公子。而龍陽之情已
慕于後言矣。凡斯之類。不苟殫陳。區區今者。
藥石之獻。惟在靜諷六經。四子閉門謝客。使
天机有雨露之息。則以子之才。如寶鏡拭塵。
邪魅畢燭。刀刃發硎。向之繚繞游絲而斷之
耳。以相如之文明。鄒泗之道。以周南之窈窕。
易巴蜀之奔亡。斯亦生人之至樂也。於子何

如楮短意長。有言不盡。莫曰。昔王無功著五
斗先生傳。而劉伯倫頌酒德。盛言醉鄉之致。
於是張飲者赤幟。晉諸名流入狗竇豕圈。累
至傷生滅德。禍貽國家。故樂令譏之。夫名教
中豈少立身榮名之地。何至乃爾。荆卿混迹
屠沽。灌夫蓋寬饒。使酒罵坐。彼皆有所為。慕
義輕生。其殆狂者之傳亞乎。而猶不免身嬰
戮辱。宗社墟夷。千載而後。使壯夫飲血。死士
吞聲。假令諸君子能傾身為知己。善謀慮。終

始則燕太子未必首犯狂秦之怒。而田蚡驕貴。奚必甘心魏其。以觸天下之謗口哉。片語發憤。不能自制。甚哉乎酒之流生禍也。大禹聖人也。能即始而見其所終。故飲而甘之。以著明戒。後世子孫。遂有如桀者。以酒為池。使千人牛飲以樂。嗟乎禹之聖。而不能使酒之不為桀也。此可以省矣。張君去華。負雋異才。頗數醜於德。方其醉也。狂博癡愚。過於季將軍。而逮其醒也。恬夷清穆。藹然君子。然其飲

也必醉。而其悔也不果。又少年負才。則以爲立身榮名。當在乎此耶。噫。其誤矣。夫不解于酒德。而襲古人之迹。故有傷生滅德之咎。即晉諸賢。彼所爲有托而逃。其將以是辱身污行。而幾免于禍者。當以爲智而不以爲狂也。淵明先生之於酒也。避世者也。畢茂世胡母輔之諸君之於酒也。避亂者也。荆卿之於酒也。藏名者也。灌夫蓋寬饒之於酒也。憤世者也。淳于生之於酒也。玩世滑稽者也。劉伯倫

之於酒也。傲世者也。張去華之於酒也。襲古
人之迹而不解于酒德者也。吾今與去華約
觴過五行。酒至一升。面作赤色。唇齒間覺灑
然以甘。腸胃間覺欣然以悅。則覆觴止酒。以
親命告于友朋之中。其不聽者。非良友也。則
于止酒也。庶乎其可也。否則莫生且歛衽而
避。舍席而逃。吾寧從樂令諸君子遊。不欲附
會荆卿。蓋灌之徒。而爲臧德之士已矣。
風水之說。先王所不道。而周公作洛書。繩兩卜。

潤澤之水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壘
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羨龍土之
人醜呂氏春秋輕水禿癩重水彊嬖甘水好
羨辛水疽瘻苦水延僵任子木氣人勇金氣
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
急而賊以此觀之未有不鍾於水土者而富
貴貧賤不與焉至魏管輅始置格盤擇葬地
晉郭景純謂人之死本骸乘氣遺體受蔭乃
著葬經及陰陽雜撰以生人之利鈍由地理

之美惡若執券授懷遂使末世滋蔓雖士大夫間以此構窯或地未獲暴露終年惑亦甚矣他若僧泓告張燕公土龍水龍各深一丈二尺可設竈穴四維謂之折璧中項謂之中焦置玉以助神道鑄牛豕以禦二龍之類益不可曉嗚呼瓦棺聖周漆椑柳翼三王制也驪山玄室下鍾三泉今安在哉術家相傳新昌石氏以縣官陰毀先塋牛鼓一旦罷官幾及百人又江右故相家墓地正德間為逆黨

葬棄殆盡及今貴顯富盛無替於前是豈盡
係於地理哉禹陵闕里享祀無窮存乎其人
耳宋人倪思父有云住塲好不如肚腸好墳
地好不如心地好又宋壺山謙父贈地理師
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
好水世不知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
家墳往往葬時本貧賤迨其富貴力可求人
事極時天理纔錢水部仁夫詩云尋山本不
為親謁太半多因富貴求肯信人間好風水

山頭不在在心頭。又得空青先生風水論云。
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理義一也。子孫耕
讀二也。儉勤三也。無峻宇雕墻四也。六婆不
入門五也。無俊僕六也。每聞紡織七也能睦
鄰族八也。早完官稅九也。庭除洒掃十也。門
外多士君子十一也。閨門嚴肅十二也。尊師
重醫十三也。宴客有節無長夜之飮十四也。
不延妓女至家十五也。不敢暴殄天物十六
也。居喪循禮十七也。交易分明十八也。女人

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祀必恭必敬。二十也。
幼者舉動稟命于家長。二十一也。故舊窮親
在座。二十二也。閨人謙婉。二十三也。家僮無
鮮衣惡習。二十四也。不喜爭訟。二十五也。不
信禱賽。二十六也。不聰婦人言。二十七也。寢
興以時。二十八也。不聞嬉笑罵詈。二十九也。
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
一也。主人有先樂遠慮。三十二也。務養元氣。
三十三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三十四也能忍。

三十五也。常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隲。三十六也。右三十六祥。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備。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真訣也。今之惑於陰陽者。何不三復於斯。

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宋郭功父有老人十拗詩。謂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裏睡。不肯坐。只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子不

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繫少飲酒多飲茶
燙不出寒即出昔人稱為初中老人之病余
今年八十又加五矣近事遠事皆不能記獨
喜與人訊問近事檢稗官小史閱遠事自少
入試執題目牌下便能遠矚及今蠅頭細字
燈下猶能辨之頗為遠近無遺視二三十年
前因喪子多哭今且不日人哭余余何哭耶
笑時或有之未見眼下濕痕也黃昏進糜登
床酣寢直至日出偶一時聽鷄聲耳日中對

典籍會心處輒手舞足蹈睡殊少也平日好
陪客坐即少年與兒孫往還者喜與共几席
步履雖不艱至百步外輒用竹兜子不好行
也每食必問爛否否必再煮惜子勤勸貧無
儲惜孫埋頭不掛綠大事碎事入耳或料理
入手便推却平生酒量多不過三行見人飲
則酣適淪茗惟以供飯後漱齒餘則畏其性
寒飲否避之春秋挈子孫郊原一舒嘯冬夏
惟斗室揮扇擁爐而已余老人其拘中之物

耶適有方外道人以相術自逞遷前余曰
肯以一布袍贈我我包翁有太公之壽余私
忖曰豈余之年亦抑耶退而書此為好事者
他年作一笑柄

不遠考初丙子歲秋九月
八日於家塾中錄成於家塾中

無錫顧涇陽憲成其制科文人人稱之有携其
游月巖記示余者余細閱之即古文辭亦吾
鄉荊川子後一人也錄之記曰予以歲之九
月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行三日
經道州州大夫張四氏出謁予為問訊濂

溪周先生故事大夫曰去州可四十里有月巖相傳以為先生悟道處此一奇觀也余曰何如大夫曰志言巖形如圓凧中可容數萬斛東西兩門通道當洞之中而虛其頂自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自其中望之如月之望先生則之以畫太極圖云已晤彭將軍哲菴氏語及之亦曰信予曰有是哉明日遂偕往既至歷崖而登下而就几少息焉徙倚四顧奇石森列湍壁而是眉睫之

間變幻紛賈應接不暇、即王子猷山陰道中。
不知有此否、哲菴曰吾聞諸志矣如走獵如
伏犀、如龜滿跚、如鳳翱翔、如龍蛇蜿蜒、可謂
筆端有畫、予曰未盡也、擬為之名卒不得其
似而止、遂與二君徐步而前就其中望之、既
圓且朗、果如所言不謬、予因笑謂曰、今日望
日也、故應有此、已轉而西尋却而東、所至輒
佇立凝視、遞相嗟賞、已復登其巔、忽見白雲
數點、冉冉從東而來、望之可數里內外、張君

異之指其處呼余而謂曰是濂溪先生故里也余聞之翩翩神王爾時覺得兩腋風生便欲乘雲而往攬濯纓之亭飲其泉一斛洗滌塵氣徐而從先生乞太極圖也為之徘徊者久之既而還坐其下左右薦觴觴到輒盡主亦不勸客亦不辭清言亹亹爾我俱失薄爾既收斜陽欲下陶然相對氤氳滿懷與人竊竊從傍言暮矣弗問也從容謂二君樂乎張君曰當此之際不知胸中有何物亦不知天

地間更有何事。彭君首肯曰：如是如是。二君還問乎平曰：亦復如是。起而嘆曰：羨哉茲游也！無物內碍忘矣，無事外碍忘矣。內外兩忘，濂溪先生之所謂靜也。昭昭乎進於太極矣。吾儕偶爾寄適，俯仰之頃，意象豁如，輒自有會心處。何況先生乎？其所得於茲巖之助，豈少哉？雖謂則之以畫太極圖，未為迂也。昔朱子疏大學格物之義，謂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鶻姚江王伯安非之曰：柰何舍內而徇外。

由今觀之何者為內何者為外河之馬可以
畫劫洛之龜可以叙疇天高地而萬物散殊
新腐陳奇搃歸神理人自為間隔耳伯安穎
慧絕人而所見若此豈其偶未之思與吾於
茲巖乎有悟也雖然悟之非難實有之為難
今夫先生之稱主龍何也主者譬如家之有
長國之有公侯天下之有君王不得一日而
無非若羈旅之暫來暫去也吾儕幸微湏臾
之暇採奇討勝回視膠膠擾擾之鄉迥若僊

凡以故情暢神怡灑然自適退而與膠膠擾
擾者交卒亦歸于膠膠擾擾而已夫焉得而
有之不惟是也吾與張君故生長吳越間去
此四千里而餘彭君即楚產乎家故志壁之
下。去此亦二千里而餘生平傾慕先生如飢
如渴一旦得遊其處以故目若為之加明耳
若為之加聰心若為之加爽假令朝於斯夕
於斯取諸衣帶之間而足且將狎之以為故
常漫不加省欲一幾希於灑然弗可得也雖

日居其中。與在膠膝擾擾之鄉何異。然則向之所云靜者。夫亦羈旅之條來條去。而以言乎主靜。恐不特如吾三人之居之去茲巖僅僅二千里。或四千里而已也。何謂悟哉。二君稱善。就余索主靜之訥。余面壁不答。有頃。目其試問諸月巖。遂各盡一觴。別去越七日。還自永州。爰籍其語而存之。用自省焉。無以貽二君。是歲萬曆十五年也。

海棠欲花盛而鮮。湏冬至日用糟水澆根。下世

謂海棠無香惟西蜀潼川府昌州海棠獨香
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也余家有垂絲
鐵梗二種垂絲者本大于斗枝高于屋開時
足稱巨麗之觀每以不得相城翁圖之為恨
王心齋良遺錄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歛牀
之間孔子不答子路而答子貢以是知八佾
雍徹之譏皆孔子早年事也人心惟危伊川
賢者猶因東坡門人一言遂各成黨況其下
者乎學者湏在微處用功顏子不遠復乃道

心也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今俗學之通弊也。肖立半存。烏焉全舛。
誤脫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爲立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今俗書之通患也。能勉強學問。而免於俗學。則俗書之弊無憂矣。

削徹告高帝曰。嗟乎。寃哉烹也。董仲舒士不遇賦曰。嗚呼嗟乎。遐哉邈矣。太白蜀道難。噫吁嚱。危乎高哉。之句。蓋有所本。而世稱為獨造。

何也東坡表忠觀碑是效柳子厚壽州孝門
銘初學信謝氏軌範之說動曰本史記沿襲
之難破每每如此

德園虞淳熙

浙江右衛人
癸未進士

全孝圖并說

全

孝

釋氏

士中官附

諸侯

禽獸

孝

乾火渾敦天子土山川四夷水牛

月

卿大夫

草木

老氏

廣人李附

圖

孝字從老省從子。子在老傍抗而不順非孝也。老在子下逆而不順非孝也。老上子下斯象形矣。規者太虛也。規中者其孕也。約以從老從子之象。太虛為老。能孽萌為子。太虛為老。三才萬物為子。乾為老。坤順承為子。乾坤為老。六子為子。乾坤為老。日月五行民物為子。日為老。月受光為子。日月為老。五行民物為子。日為老。

為子、五行生我為老、我生為子、山祖脉為老、
胎育為子、川源為老、委為子、五行為老、渾敦
氏為子、渾敦氏為老、人為子、二氏父母為老、
二氏為子、兆人父母為老、兆人為子、四夷父
母為老、四夷為子、五等之貴者為老、賤者為
子、禽獸草木各有牝牡、雌雄雖胎化不同而
生者為老、受牛者為子、以老孕子以子承老
無物非孝也、擗神契同孝在混沌之中、曾子
曰夫孝推之後世而無朝夕無時非孝也無

物不有無時暫停以應規也人言釋老超出
太虛不舞父母太虛無外復何可超即與同
體能不孽萌而為孝乎作全孝圖說

莫遣韙鷹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
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移轉食膠膠擾擾閑
林皋高步未容攀興來尚有平生履曾領東
南到處山此宋廣州鉉贛俞似作

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
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黃河是濁澑

孟勞魯之寶刀

穀深

白撰貨貝名

平準書

木槿花即佛桑花出黎州纏嶺簷葛花即梔子
花陶隱居云其花剪刀六出刻房七道胡春
俗名也即曼陀羅花一云佛桑花枝葉類江
南槿樹花類中州芍藥
王雨舟云橫州人呼佛桑為牡丹更可笑有
深紅深紫淺紅淡紅數種剪挿于土即活

萬曆辛卯科浙江鄉試主考為九我李公廷機

同考經房有杭州府推官吳炳當呈卷之時
辭色甚不遜于主考李公怒之因索其房落
卷親閱遂摘出一奇卷批中吳曉曉爭駁且

悍然欲束卷解職出場。李公不顧命署于別房中第六十四名拆出。乃寧波府學生陳恪也。先是初場完後都臺常公居誠索堪中魁元卷于學道李公同。旁學道取兩卷上呈其一即陳恪使吳不忤于主考。則落卷何由見賞哉。而學道之擬送者亦嘗失色矣。又有嘉興李日華。初場已抹壞。因中式中論不堪剖程。特拔其論竄數語刻之錄中。寘之第九十一名榜末云。觀陳李二君之得第。萬萬中信有天。

命在不可強也。余邑舊父母葵南胡公士菴為杭郡守。是時與塲事親對余冢孫說胡公又謂論語程文末比過接二句是李公採其所商榷者。蓋李公本與胡公舊識而李公館于余郡董君言詩家正其令余邑時也。交往最莫逆。而是科又相值于杭同塲事亦異數云。

宋大觀中有士人買靴于鋪翁見其父葵時一靴怪問其故鋪翁云官貟携來修者候之來

者果士人父士人拜不顧取靴而去士人追
逐數里泣呼求教言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
葛繁士人遂往謁繁因問何以為幽冥所重
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後或一或二三
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
人事繁指坐間踏予曰此物置之不正則惑
人足予為正之若遇人渴予與杯水如此類
者隨事而利之無貴賤可行也元時王紹文
臨終書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

雖獨力亦當自為害人之事。於戲謔中。雖一
念不可妄誣。夫利人濟物。幽明一轍而今之
子弟徇徇好行小慧。以洩怖人為快者。獨何
心哉。

余得宋刻鬼董一書中有論十王薦亡兩條可
開世惑者特揭而出之一云佛言琰魔羅蓋
主捺落迦都止一琰魔羅王耶。閻羅蓋琰魔
羅之訛也。餘十八王見于阿含等經。名皆梵
語。王主一鵠乃閻羅僚屬義不得差肩。十王

之說不知起於何時。佛所舉三千大千世界。
素訶其一。今所居瞻部特素訶之一洲。極東
南隱於一世界。不啻於太倉之稊米。泰山直
微塵耳。闍羅蓋指一素訶世界言之。其統攝
大矣。泰山柰何亦以王號與之敵體哉。轉輪
王王四天下。蓋人而幾于天者。亦非主冥道。
乃槩列于十王。其餘名號如宋帝五官之類。
皆無所稽據。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自小
祥以後二年。乃僅經二王。抑何疎密之懸絕。

耶當是僧徒為此以惑愚民耳。一云老子見推於仲尼。蓋亦聖人也。其道本以清淨無為為宗。衣冠喪祭與齊民同。老子之子曰宗。蓋有妻妾矣。而又嘗仕周。其在四民之中亦仕耳。特爾尚者不同。非於儒之外別有教也。秦漢之言神仙者。其繁如蝟毛。未嘗稱老子。況於三清十極之說哉。祭祀符籙始於張陵。成於寇謙之。惡其無所本始。迺自託於老子。以神其書。實於老子不相干。老子書言有道之。

國其鬼不神其設為三官九府仙官將吏以
罔民耶薦亡一門不在洞玄洞神洞真之科
氣為後出模寫釋氏而不克肖以佛本不言
薦亡後人設為之已自背本教道士見其利
入之厚因而傍焉蓋又張寇二師所不道也
朝鮮國王為謝恩事萬曆二十年正月二十六
日陪臣李裕仍齋捧勅諭回還欽蒙聖
恩特賜銀兩綵幣欽此除欽依祇受外差督
臣刑曹參判申點齋領表文禮物赴京進謝

并齋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陛下進獻

禮物前去今將禮物開坐合行移咨請照驗

聞奏施行湏至咨者

一紅細羊布壹拾匹

白細羊布壹拾匹

黑細麻布貳拾匹

滿花席壹拾張

雜綵花席壹拾張

右咨

禮部 萬曆貳拾年貳月貳拾日

右朝鮮

國主咨借觀于常熟趙吏侍定宇家者年月

慶大朱文印其文乃朝鮮國王之印六字是

朝廷所賜金印後一大咨字下有花押字極

楷而精紙極厚幾一分光色瑩然外一金漆木匣盛之

鄭尚書淡泉公訓子履淳曰膽欲大、心欲小、志欲圓、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非記誦云爾。當寃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之。南陽一出即相准陰一出即將果蓋世雄才皆是平時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不然世之能讀書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此嘉靖壬戌冬所訓最是名言。

非學無以

廣才非志無以成學原是南陽誠子矣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八終

高慶十二年正月
廿二日
戒菴老人識

浪筆八卷